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耀基

二〇二五年 七月號

特稿：張愛玲的末世論及其對兩個世紀華語文學的影響

——宋明煒教授都大講座紀實／梁慕靈 黃淑鳴

好風傳正雅——程中山閒談香港詩詞之傳承與研究／呂牧昀

萬花筒：老街餐飲雙嬌——煙火蒼生之一／巴 桐

你的朋友——重讀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陳德錦

近悅遠來說灣仔／黃秀蓮

梵谷幽境等閒尋／方 明

蜀葵

七月廿四日
二〇二五年七月廿四日



吳維潮《花兒》

誰是我

是誰帶走了我的小魚？

現在拿回來！

我仍會原諒他！

是誰？

使得我毛髮直豎？

變成了血的紅色！

叫我如何去參加小老鼠的派對？

你看到了嗎？

我那憤怒的眼睛的瞳孔，

已收縮變成一條垂直線，

扁起的小嘴，

也不再笑咪咪的向上翹！

這副樣子定要把人們嚇怕！

誰人還會來疼我？

哎呀！

我記起來了，

那小魚啊！

在今早，是我把她帶到池塘裏玩耍……



香江文魂：在張愛玲的香港褶皺裏尋找文化燈火

潘絜明

今年是張愛玲逝世三十周年。當全球華語讀者依然沉浸於她筆下蒼涼華麗的世界時，我們更應回望她生命地圖上那個無法繞開的坐標——香港。這座城市，不僅是她傳奇的起點，更是其文學精魂的熔爐與棲所。值此紀念時刻，我們不禁叩問：香港，這座曾深刻塑造張愛玲的城市，是否已為她、也為另一位奠基者許地山，點亮了應有的文化燈塔？

一九三九年，張愛玲踏入香港大學校園，戰雲密布的香港成為她感知亂世浮生的第一課。《爐餘錄》中冷靜到近乎殘酷的筆觸，剖開了戰時香港「不相干的事」背後驚心動魄的生存真相。港島的山海、街巷、男女，自此深深嵌入她的敘事肌理。《第一爐香》、《傾城之戀》的華美與蒼涼，《茉莉香片》裏隱現的港大教授身影，無不浸透着香港賦予她的獨特視角與生命體驗。

一九五二年，當新中國的浪潮席捲上海，身心俱疲的張愛玲再次南渡香江，香港確切地成為她沉重的喘息之地與關鍵的創作沃土。她的《秧歌》、《赤地之戀》以冷峻筆鋒刺入時代的肌體，後來《怨女》在《星島日報》上的連載延續着世情小說的蒼涼血脈；她翻譯的海明威與愛默森，亦在此間完成。直至一九六一年重返尋夢，九龍加多利山上宋淇家的短暫棲居，成為她與這座城市最後的溫情紐帶。她的衣物、手稿、書信——那些帶着生命餘溫的遺物，至今仍由宋氏家族精心守護，七百多封通信匯成六十多萬字的《張愛玲往來書信集》，成為解讀其精神世界的珍貴密碼。如此深厚的生命痕跡，難道不值得一座永久性的殿堂來安放與訴說？

最近，香港都會大學與宋以朗先生達成捐贈張愛玲遺物、手跡協議，都大將成為昔日張愛玲的落腳點。

當我們追溯張愛玲的香港根系，必然觸及另一個被低估的名字——許地山。這位「五四」巨擘，於一九三五年受聘港大，成為中文學院首位華人教授。他大刀闊斧革新課程，分設文、史、哲三組，將現代學術理念注入古老學府；他更將視野投向整個香港社會，銳意改革中小學教育，力倡拼音文字，為戰後香港文化播下啟蒙火種。他活躍於中英文化協會、文協香港分會，以實幹精神推動抗日救亡，其學問貫通宗教、民俗、服飾，手稿至今珍藏於港大檔案庫。

尤為重要的是，許地山的人文光輝，悄然照亮了初入港大的張愛玲。黃心村教授深刻指出：「世界主義的人文觀是她從許地山那裏承繼的最重要的文化遺產。」研究者早已洞悉，《茉莉香片》中學富五車、身著長衫的言子夜教授，正是許地山的文學化身。他的思想潛移默化地滋養了張愛玲觀察世界的眼光與筆觸。然而，這位為香港文教鞠躬盡瘁、最終病逝任上的先驅（一九四一年，年僅四十七歲），身後竟連一座紀念其功績的場館都付之闕如！陳寅恪先生當年痛挽「心力暗殫渾未覺」，今日思之，香港豈能無愧？！

張愛玲與許地山，一位以筆刻寫香港的華美與創傷，一位以血汗澆灌其教育根基。他們對香港的意義，早已超越個體成就，成為城市文化基因的雙螺旋。設立「張愛玲紀念館」與「許地山紀念館」，絕非僅為懷舊。這是對城市記憶的莊重存檔：張愛玲的遺物、手稿、書信；許地山的學術手澤、教育文獻，需從私人書齋走向公共空間，讓市民觸摸真實的歷史紋理。

這是對精神遺產的主動傳承：紀念館應成為學術研究的高地、文學教育的課堂、公共美育的殿堂，讓「張派」的蒼涼美學與許氏的世界主義人文精神，持續激活當代創作。

這是對文化身份的深刻錨定：在「後浪潮」奔湧的今天，紀念館將昭示香港作為華語文學重鎮的歷史縱深與世界視野，增強其文化向心力與國際辨識度。

張愛玲在港大求學時，許地山的課堂或許曾為她打開一扇窗；三十年後，當張愛玲的讀者徘徊於港島，我們期待這兩座紀念館能成為新的文化地標，讓香江之 waters 映照的不只是摩天樓宇的流光，更有那穿透時光文學星芒。這是對逝者的告慰，更是對一座偉大城市文化靈魂的鄭重加冕。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一五年七月號 總二十七期

卷首語

潘耀明

香江文魂：在張愛玲的香港褶皺裏尋找文化燈火

特稿

梁慕靈

張愛玲的末世論及其對兩個世紀華語文學的影響

黃淑鳴

宋明煒教授都大講座紀實

呂牧昀

好風傳正雅——程中山閒談香港詩詞之傳承與研究

文化綠蔭

胡燕青

舊物

張欣

為什麼要有朋友

鄭斐子

回歸中華正道（下）——自然與人之八

伍嶺

「鏡子宇宙」與虛實交織的身份寓言

萬花筒

巴桐

老街餐飲雙嬌——煙火蒼生之一

陳德錦

你的朋友——重讀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嚴瀚欽

夜話

黃秀蓮

近悅遠來說灣仔

方明

楚高幽境等閒尋——惘暈的星空 綴罩失聰之人生

秦夢

從三個角度讀《談笑有鴻儒》

顧一心

嶺南大學「觀念之形：古代中國的象喻與修辭」國際學術會議紀要

封軌

關於夢境

肖隆東

秋的選擇

學苑春秋

潘銘基、曾詠聰、梁璇筠

〔師說師文〕痛

李穎樺、翁明慧

〔學府點滴〕痛

陳雨欣、楊進

地錦漫高架有感（外一首）

李向陽

地錦漫高架有感（外一首）

3 9

地錦漫高架有感（外一首）

3 7

地錦漫高架有感（外一首）

3 4

〔師說師文〕痛

3 2

關於夢境

3 1

嶺南大學「觀念之形：古代中國的象喻與修辭」國際學術會議紀要

2 9

從三個角度讀《談笑有鴻儒》

2 6

楚高幽境等閒尋——惘暈的星空 綴罩失聰之人生

2 4

夜話

2 3

你的朋友——重讀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2 1

〔師說師文〕痛

1 9

〔學府點滴〕痛

1 7

「鏡子宇宙」與虛實交織的身份寓言

24



9



封面內頁
封底內頁
封底

圖 林青霞臨常玉
文 李志清
香港作家手跡（李大命）
詩、圖 何佳霖 今夕何年



由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大學圖書館、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及人文、語言與翻譯學系主辦的「張愛玲、宋淇及宋鄭文美講座系列之二」，於今年五月八日下午在都大伍黎宜演講廳舉行，講座邀請了美國衛斯理學院宋明煒教授演講，主題為「『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張愛玲的末世論及其對兩個世紀華語文學的影響」。本文為精華回顧。——編者

張愛玲的末世論及其對兩個世紀華語文學的影響

——宋明煒教授都大講座紀實

梁慕靈 黃淑鳴

張愛玲於〈自己的文章〉中寫道：「人是生活於一個時代裏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除了感慨個人與時代的密不可分，當中時代的「沉沒」也體現了張愛玲對末世的想像。在今年五月八日，由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大學圖書館、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及人文、語言與翻譯學系主辦的「張愛玲、宋淇及宋鄭文美講座系列之二」，邀請了美國衛斯理學院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的宋明煒教授及系主任宋明煒教授進行專題演講，主題為「『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張愛玲的末世論及其對兩個世紀華語文學的影響」。在兩小時的分享中，宋教授談到撰寫《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的故事，還以朱天文等作家為例，從新巴洛克的視角探討張愛玲的末世想像、女性力量及其對華語文學的深遠影響。

從《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說起

一九九五年是張愛玲逝世之年，也是宋明煒教授出版《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之時。當年這位熱愛寫小說、喜歡張愛玲的大三學生受到陳思和教授的鼓勵，開始了這個撰寫張愛玲傳記的計劃。「當時老師跟我說，你寫這麼多小說，張愛玲也寫這麼多，你能不能寫一本書，去挖掘一下張愛玲的人生？」這番話令宋明煒立即放下手頭上的寫作，並把這本傳記當成是學術研究的訓練。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張愛玲的作品與史料並不像今天這麼齊全。因此，陳思和教授便介紹了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工作的陳子善教授給宋明煒認識，讓他有機會接觸更多有關張愛玲的資料。那時，宋明煒每天騎着自行車前往華師大，並於圖書館中埋頭苦幹地進行資料搜集。他回憶道：「每次陳子善老師會放下不同的鑰匙，沒鑰匙的話，

我就永遠不知道那個圖書館有這麼多好東西。全因陳子善老師，我可以看到張愛玲所有在港台出版的書，以及大量有關她的報紙。」除了直接閱讀張愛玲的作品外，他認為報紙也是一個極具價值的史料來源，因為當中藏着許多關於張愛玲與當時社會的資訊，只是鮮少有人去整理。此外，宋教授還提及當時胡蘭成的部分書籍僅在日本印刷，所以陳思和教授在日本親手抄錄相關內容後再寄給他作為參考，希望令這本傳記的敘述視角更加完整，這讓他相當感激陳教授的熱心幫忙。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宋明偉教授於香港都會大學舉辦專題演講，題目為「『這時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張愛玲的末世論及其對兩個世紀華語文學的影響」。

正當這本傳記寫到一半時，新聞卻傳出了張愛玲逝世的消息。因此，多間出版社也急着要宋明偉這本張愛玲傳記，最後他在匆忙之下完成了《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對於這本傳記的出版，他坦言當時是「天不怕地不怕」，並完全是出於對張愛玲的熱愛才寫的，但也承認書中存在不少錯誤。在講座當日，宋明偉感謝在場的宋以朗博士，因為他對張愛玲的遺稿出版及書信整理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他出版的《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及《張愛玲往來書信集》，不但見證了張愛玲與宋淇、宋鄭文美的深厚友誼，這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也讓大眾更深入了解張愛玲的創作與人生，並推動了對張愛玲的研究工作。

儘管宋明偉教授指自己的傳記相當不成熟，但梁慕靈博士在對談環節中對這本傳記的價值表示肯定。她指出，很多在九十年代撰寫的張愛玲傳記都會從張愛玲的家族史入手，例如談論她家族歷史或貴族血統等背景。然而，宋教授選擇從個人史的角度出發，站在張愛玲的視角和價值觀去書寫，這使得《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獨具個人色彩與歷史價值。這種獨特的切入方式，讓讀者更能感受到張愛玲的真實與複雜。

適逢今年是張愛玲逝世的三十周年，宋教授透露今年將與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新版的《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為了更精準地描繪張愛玲的生



在「『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張愛玲的末世論及其對兩個世紀華語文學的影響」專題講座中，宋明煒教授與香港都會大學代表及宋以朗博士合照。左起：都大圖書館副館長鄧浩標先生、都大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行政及發展）梁慕靈博士、都大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署理院長文潔華教授、都大副校長（行政及機構發展）鄭志良教授、張愛玲遺產管理人宋以朗博士、美國衛斯理學院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系主任宋明煒教授、都大學術副校長關清平教授、都大大學圖書館館長譚文力先生、都大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教與學）陳家愉博士及都大人文、語言與翻譯學系主任郁旭映博士。

平，他指新版本將由本來的二十二萬字刪減到十五萬字，並把許多張愛玲主觀視野及錯誤的描述也刪掉。此外，本書收錄了一篇後記，並對張愛玲的生日做了仔細的考證。若日後行有餘力，宋教授希望開展張愛玲的英文傳記計劃，包括 Eileen Chang in China 與 Eileen Chang in America，以便讓英語讀者更深入了解她的傳奇一生。

新巴洛克下張愛玲的「末世」

對科幻文學熟悉的人，都知道宋明煒教授是中國科幻小說研究的標誌性人物。在二〇一三年，他出版了研究專書 *Fear of Seeing: A Poetics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並梳理了過去三十年中國科幻新浪潮的起源與發展，同時以巴洛克風格與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的褶子理論等，勾勒出中國科幻小說的詩學特徵。宋教授表示，這本書的出版意味着自己跟「科幻」已經劃上句號，同時也讓他的研究生涯回到「原點」——「當一個學者感到自己做了許多進步時，通常也會回到那個原點。那我的原點是什麼？那就是張愛玲的研究。」宋明煒教授說。

在研究中國科幻小說時，宋教授表示一直也受到巴洛克（Baroque）及新巴洛克風格（Neo-Baroque）的深刻影響，這也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他對張愛玲的研究。在講座中，他解釋「巴洛克」這個術語可指為一種風格、一種方法和世界觀。它體現的是一

種不規則的運動，打破了傳統的物理和藝術規則，並展現了顛覆既有秩序的無限可能。若追溯科幻小說的思想實驗及其誕生，正是在巴洛克時代四五百年後崛起，因此這被視為巴洛克的（後）現代重生，也可稱為「新巴洛克」。

宋教授強調，新巴洛克並非僅用於研究科幻，而是研究當中所帶來的各種變化和折疊，例如它如何重構我們對知識、文化、文學及世界構造的 Understanding。他指出：「世界構成了一個規則和教條，告訴我們兩點之間是一條直線。但無論是古老的巴洛克，還是新的巴洛克，它們就是要告訴我們，兩點之間並非直線，而是無窮無盡、不斷翻湧的流動，甚至是一種創新。」這種創新不僅是對二十世紀的一場告別，也意味着它打破了傳統的規範，展現了宇宙的陌生與新現象。因此，在研究新巴洛克時，不難發現其與末世情感的密切關係。這種不規則性、不斷翻湧的變化，正隱藏着末世情感下的個人焦慮和不確定性，以及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懷疑。

回顧二十世紀初中國的主流文學，如魯迅、茅盾、老舍和巴金等作家，他們的作品都對社會作出批判，並具有啟蒙、革命與現代性的意味。然而，宋教授指出當閱讀張愛玲的作品時，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她以一種冷眼來觀察世界，並對人生抱有一種未卜先知的悲觀主義。他提到：「在張愛玲小說中所描繪的世界圖景裏，也存在着一個非常基礎的旋

律，這個旋律是在一個崩潰的範圍裏，也許不關於國家，但是有關於個人的世界。」就像是在《傾城之戀》中，白流蘇為了婚姻、愛情和生存而掙扎，然而一場戰亂的來臨或許摧毀了所有文明，但對白流蘇而言，這也毀掉了所有禮教與生活的華麗，同時成就了與范柳原的愛情。這種矛盾的情感，也隱含着張愛玲對個人及末世的思考。

宋教授引用了張愛玲於《傳奇》中的〈再版的話〉，進一步引證了她的末世思想：「一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裏有這惘惘的威脅。」這段話深刻揭示了張愛玲的末世觀，反映了她對於個人及社會的失落感。宋教授認為，張愛玲的作品如同新巴洛克所描繪的那樣，對於時代和現實挑戰具有複雜的情感結構。她在文字中流露出的末世情感，不僅反映了她對個體命運的深刻思考，也呼應了新巴洛克的無限流動與變化。透過這種視角，他認為張愛玲的末世色彩深深影響了華語文學的發展，成為二十及二十一世紀裏華語文學面向末日的未來想像基礎。從張愛玲的《傳奇》到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這種末世情感的延續與轉化，顯示了中國文學在面對現代性時的複雜與多樣，並將其視為新巴洛克在華語世界中的一個隱秘線索。



朱天文與張愛玲的末世色彩與女性力量

在講座中，宋教授以多位華語作家為例，探討他們的作品如何傳承及體現張愛玲的末世色彩，包括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紀大偉的〈他的眼底，你的掌心，即將綻放一朵紅玫瑰〉、駱以軍的〈女兒〉及王安憶的〈一把刀，千個字〉等等。其中，他以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為焦點，分析這部作品如何呼應與致敬張愛玲的末世論。

在〈世紀末的華麗〉中，女主角米亞是一位模特兒，內容描繪了她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衰老過程。在這個意象層疊、敘事如網的故事中，朱天文以米亞這個女性角色探討了時尚與頹廢、符號與名牌、色情與虛無，最終落腳於世界末日的主題。宋教授指出，米亞在小說中迎來了一個二十世紀的終點，這個終點是「絕對的末世」。因為在小說的語境中，她意識到自己老了，而這個世界也隨之老去。在進入新千年之後，一切都將會變得不同，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這部小說預演了一個末世的道路。在小說結尾，米亞說：「湖泊幽邃無底洞之藍告訴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論與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會倒塌，她將以嗅覺和顏色的記憶存活，從這裏並予之重建。」這段話不但成了小說中的名句，宋教授也強調這是朱天文向張愛玲的末世思想的致敬。

張愛玲在〈談女人〉引用了美國劇作家尤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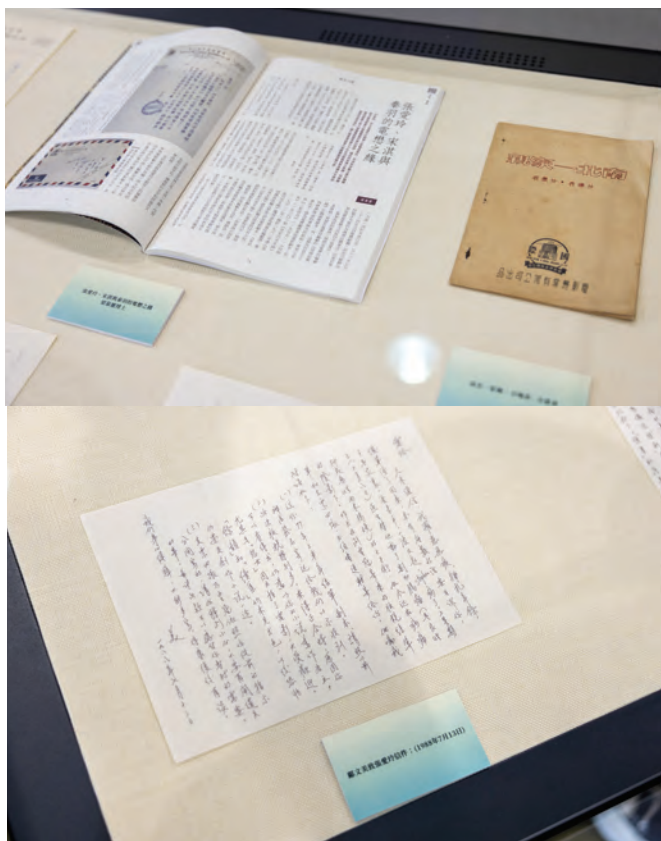
奧尼爾的《大神布朗》中地母娘娘的形象，這位角色源自於希臘神話中的大地女神蓋亞。這位「強壯、安靜、肉感、黃頭髮的女人」，眼看著男人因戰爭而死後，安慰著垂死者說：「你睡着了之後，我來替你蓋被。」宋教授指出，張愛玲用這種思維描寫女性，暗示在男人死去後，女性將承擔起重建的責任，展現出一種神話一樣的女性地位。在戰爭中，女性作為不參與的角色，最終將打掃男人留下來的廢墟。因此，在張愛玲的描述中，若男人是現代性的產物，女性則根植於古老的神話。在〈世紀末的華麗〉中，米亞正是這樣一位神話般的女性——即使在男人的世界崩塌之後，她依然能憑藉一門手藝而維生，這意味著她擁有一種在男性建立的世界秩序之外的生存能力。

在張愛玲已經離群索居，人在美國之際，朱天文寫下了〈世紀末的華麗〉，宋教授認為目的是要召喚一種「張愛玲的精神」來參與。假如這個二元對立的世界是由男人的理論和制度所構建，那麼女性的出場實際上是因為男性的漠視與不自知——他們還以為自己創造了新世界，其實是造成了末世。在這個過程中，真正具有末世意識的人正是女性。因此，無論是張愛玲還是朱天文，抑或她們筆下的小人物，她們都具有末世意識，並以自己的方式——如嗅覺、顏色的記憶或手藝——以隱蔽的方式重新將女性的存在帶回這個世界。這並不是要建立新的秩序，

「張愛玲、宋淇及宋鄭文美手稿遺物」計劃的最新進展

而是以一種虛懷若谷、謙卑的態度面對這個世界。

除了邀請了宋明煒教授進行專題講座，香港都會大學圖書館也在活動當日舉辦了小型展覽，展出了張愛玲的部分遺物，包括她的《南北一家親》劇本手稿、與宋淇及宋鄭文美的書信及相片等等。此



除了宋明煒教授的專題講座外，香港都會大學圖書館活動舉辦了小型展覽，展出了張愛玲的部分遺物，包括她的《南北一家親》劇本手稿、與宋淇及宋鄭文美的書信及相片等等。

特藏」網站的建設進度，以及中國現代文學數碼特藏的相關計劃。今年，位於香港都會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館也將落成，屆時將成為展示這些珍貴文獻的重要場所。

（本文圖片由香港都會大學提供。梁慕靈為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淑鳴為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助理。）

外，香港都會大學圖書館的鄧浩標副館長也分享了「張愛玲、宋淇及宋鄭文美手稿遺物」捐贈計劃的最新進度。他透露，都大圖書館已獲宋以朗博士捐贈了不少於六千件與張愛玲、宋淇和鄭文美相關的手稿、信件、剪報、照片及影像資料，還包括餐桌等物品。此外，還有著名文化人士送贈宋淇夫婦的簽名書籍及其珍貴藏書等。現時，都大圖書館的專業團隊已開展了手稿遺物的檔案管理的工作，並採用了射頻識別技術（RFID）來提升管理效率。此外，鄧副館長還介紹了「張愛玲特藏」及「宋淇宋鄭文美



特稿

特稿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下午，香港浸會大學古典詩社璞社在善衡校園邵逸夫樓舉行本年度首次詩藝座談會。是次特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高級講師程中山博士，以「閒談香港詩詞之傳承與研究」為題演講；座談會內容圍繞其個人學詩經歷、香港古典詩詞的傳承特色與研究現況，由璞社董就雄主持。

——編者

好風傳正雅

——程中山閒談香港詩詞之傳承與研究

呂牧昀

立雪當年如夢裏——憶述習詩緣起

論詩詞傳承，必自師承說起。程博士的學詩經歷，恰恰代表香港詩壇傳承一隅。早在中學時期，他便已嘗試舊詩創作，學習平仄。當時引領入門者，為老師陳汝柏。陳汝柏，號栢廬，廣東新會人，工詩詞、善吟誦，歷任於經緯、新法、救恩書院及佛教善德英文中學，並長期在學海書樓講授《易經》，為詩壇名家陳湛銓之侄。程博士記得當年陳老師講解詩詞古文，每至眉飛色舞，且學識淵博，時有灼見，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故由中學到大學，程博士多年親炙，得蒙老師提點詩藝，期間唱和頻頻，同席者包括洪肇平、潘少孟、黃建忠等師友，如今眾人，各有詩名。程博士指當時作詩，以五、七律為主，力求規矩，風格上宗法陳湛銓，效其剛健豪雄、直率之氣，他亦由是領會陳氏一脈的詩學傳承。

浮桴海外開詩國——縱覽香港詩壇系脈

說起陳湛銓，程博士直指其為香港詩壇重要人物，與蘇文耀、曾克崙並稱名家，各見傳承。陳湛銓，號修竹園主人，廣東新會人，詞學家詹安泰弟子，以研究國故詩文著稱。一九四九年來港後，歷任於珠海、聯合、華僑、浸會、嶺南書院，亦長期在學海書樓講學，影響香港詩壇甚深。其人性豪，以霸儒自居，着力為詩，詩風霸氣沉鬱，多抒家國情懷。據程博士觀察，這亦是五六十年代香港詩壇常態，不少詩人經歷三年零八個月，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此理古今皆然。後來，陳氏與梁簡能一同成立聯大詩社、經緯文社，帶領學生創作，推動舊體文學發展數十年。聯合書院時期，參與者包括王淑陶、熊潤桐、陳汝柏、李鴻烈、關殊鈔、



浸大璞社詩藝座談會上，中大中文系高級講師程中山，以「閒談香港詩詞之傳承與研究」為題演講。（璞社提供）

劉紹進等師生。程博士稱，陳氏門下，公認李鴻烈詩才最好，眾體皆工，為詩頗帶一股豪氣，聲名更揚於台灣。至經緯時期，陳氏另栽培一批才華橫溢者，如何乃文、洪肇平、常宗豪等。待陳、梁二人轉任嶺南書院，又有不少弟子工詩，如雷偉標、周忠漢、何偉祥、黃志光等，盡皆承繼其風，筆力剛勁。

當中，周忠漢又與梁簡能、潘新安、謝啟睿、李鴻烈、劉紹進、關殊鈔合稱「隔田七子」，其時結社雅集、對酒賦詩，好不風流。

程博士將陳氏一脈詩學傳承，歸入當時的學院派，其在五六十年代，代表聯合書院、經緯書院一系，主持者還有梁簡能、鄭水心、熊潤桐、蘇文耀。新亞書院則有曾克崙、黃華表、何敬群。崇基書院有鍾應梅、伍俶、王韶生。香港大學有饒宗頤、羅忼烈。浸會、樹仁等學院有易君左、吳天任、潘小磐。各大院校，皆見大儒坐鎮，當時詩壇，可謂人才濟濟。其中，可與陳氏一脈鼎足而立的，程博士認為當屬曾克崙。曾氏師承吳北江，為文以桐城自居，作詩則踵步同光，取法黃庭堅、鄭孝胥。曾詩眾體皆工，落筆鏗鏘有力，後人欲學而不能，路數甚高，其七絕〈杜鵑花〉，程博士尤鍾愛之。至於啟迪後學，曾氏亦不遺餘力，他為學生編纂《新亞心聲》，集結作品。當代詩壇，如鄭健行、李學銘、余汝豐、梁巨鴻、韋金滿等，皆出自門下，並稱詩壇名家。

另當重視的，尚有蘇文耀一脈。程博士指蘇氏以家學取勝，為詩亦兼眾體，且於古文、駢文上多有建樹。其於九十年代創立鳴社，栽培後進，至今仍見影響力，諸如招祥麒、楊利成、葉成忠、蘇文玖、郭偉廷、鄒穎文、黃惠貞等，皆鳴社中堅。程博士又論蘇詩，謂其才學甚厚，內容多寄託，不時書寫政治、時事，佳作紛紜。正如一九九〇年重九，蘇氏



以七律記述移民潮，並摻入波斯灣戰爭背景，令他印象深刻，故知詩詞不應脫離時代，只為吟詠春花秋月，閒情逸致而已。

在學院派外，「江湖詩派」亦不容忽視。程博士稱，這一脈成員以中學教師、退休人士、商人為主，典型如何叔惠、勞天庇、陳崇興、張紉詩、陳璇珍、白福臻等，又「隔田七子」中潘新安、謝啟睿兩位，亦是商人身份。其中何叔惠參加碩果社、陳崇興主持風社，潘新安為愉社社長，皆藉結社交遊，傳承風雅。而張紉詩、陳璇珍兩位女性作手，分稱「詩姑」與「詞姑」，名氣不讓鬚眉。至於錦山文社諸位儒商詩人，每年農曆三月例行修禊，雅集不輟，一時蔚為風氣。程博士指：「當時社會安定，不少商人遂追求文化認同，着力為詩，鼓吹風雅。上世紀香港詩社林立，當中不少實賴儒商支持，方能維繫。」

後繼誰來仗我曹——論詩詞傳承與推廣

轉眼過半世紀，香港詩詞傳承，向來不乏後繼者投入。程博士首先談及一九八三年，傅靜庵復刊之《嶺雅》，其選錄粵港時賢詩文，反映了近三十年香港古典詩文之發展，這些文獻材料，彌足珍貴，值得重視。又，自一九九一年起，在何文匯主持下，公共圖書館舉辦全港詩詞創作比賽，以推廣香港古典詩詞創作風氣為任，至今提拔作手無數。程博士

直言：「我們因喜愛寫詩，而珍惜當下這片土地的詩人作品，並關注古典詩詞的發展與文獻保存。」在其背後，黃坤堯與王晉光兩位老師對他影響甚深，他們一致認為，今人有義務推動現當代中國，包括香港詩詞的研究。是以二〇〇四年起，兩位創辦「香港舊體文學研討會」，當年程博士以秘書身份與會，記得會上不只論學，更兼唱和，作品經朱少璋老師印製成《八月的熱浪》（二〇〇七），收了十幾家詩。十年後，程博士主持「風雅傳承：民初以來舊體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慶幸現時學界成果紛出，研究者不乏莊文龍、龍受證、劉浚渠等青年才俊，更有內地學者參與，研究對象包括詩、詞、雜劇等。另須一提的是鄒穎文，她是蘇文擢弟子，編纂師門書畫詩詞函牘手稿之餘，復著有《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續編——詩社集、詞社集》，其保存香港詩詞文獻之功，程博士尤為推重。至於他本人，全心投入香港古典詩詞研究多年。究其成果，可分為三類：其一是專家詩、詞研究，如潘飛聲、楊雲史、陳湛銓等。其二是詩社研究，如北山詩社、正聲吟社、海角鐘聲、錦山文社等。其三是通論，如輯錄香港竹枝詞、主編《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舊體文學卷》等。他感慨，過往總認為研究古典文學陳舊封建，但諸如陳湛銓等名家，作品豐富，成就斐然，卻無人問津，實在可惜。加之現時不少內地學者研究香港文學時，



四月二十七日璞社詩藝座談會上，講者、主持、參與者大合照。前排左四至六：朱少璋、程中山、董就雄。
(璞社提供)

往往有所曲解，以訛傳訛，更顯示出香港研究者參與投入之必要，以正視聽。

現場詩友亦對香港詩壇的過去與未來頗多關心，張子璇感慨香港詩詞傳承不輟。程博士則稱，過去南來文人扎根香港，授業解惑，從晚清民國的王韜、潘飛聲，到一九四九年的時代巨變，致使五十年代起，香港踏入詩詞發展的黃金期。然而八十年代後，老輩凋零，新一代逐漸對傳統文學失去興趣，詩壇發展遂後繼不力。近年來，程博士為內地詩賽擔任評審，目睹內地人才輩出，對創作充滿熱情，好讀書，具才氣，更得江山之助，詩風豪邁奔放。至於肖潤紅、李耀章，則對香港未來的詩詞傳承與培養感到擔心。程博士認為，最容易且重要的傳承方法，便是結社，最好各間大學都有詩社，以供切磋，發揮「詩可以群」之用，同時出版社刊，凝聚詩友，激發其認同，「正如璞社，在鄭健行、朱少璋、董就雄幾位老師主持下，挺立不倒，可謂近二三十年詩壇的一朵奇葩」，故他相信，只要不斷提倡、推揚，香港的詩詞文化便不會斷絕。而中文系出身者，尤應有推廣詩詞文化之自覺，他的幾位學生，現任教中學，正致力播下詩詞寫作的種子，培養下一代的文化認同，期待日後能夠開花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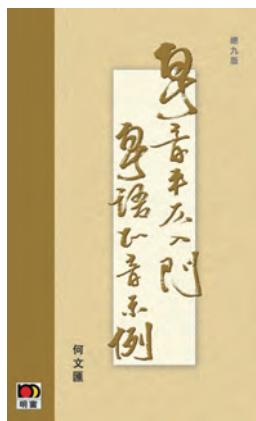
莫云平仄而已矣——古典詩詞創作談

程博士素來好詩，當年追隨名家學藝，領會不



少金針秘訣，並與在場詩友分享。如提及「隔田七子」時，他緬懷諸公「詩酒連年意興豪」，知道寫詩必主以真情，故自己創作，亦標舉「詩貴為情造文、重興緻醞釀，爭起筆，鍊警句，更須得江山之助」之旨。同時他亦強調，學詩的功夫在詩外，學做端正有禮之人，詩自然敦厚，此說深契陳氏一脈主張——「聖賢事業仗發揮，莫云平仄而已矣」。體裁上，他多作七律、七絕，前者重規矩，後者重神韻。內容上，則多寫時事，力圖展現時代之感，同時不避忌新名詞入詩，惟求自然而已。如記述二〇二〇年疫情，便以「封城」、「線上」、「吸氧」等詞入詩。隔年東京奧運，復有「世界女飛魚，聲名出里閭」、「牛下女車神，股肱強過人」等句，可謂力行其旨。

現場不少詩友對此饒有興致，葉翠珠提問古典詩入門與體式選擇之關係。程博士稱，學詩有兩套路數，其一以近體入門，規矩矩矩；其二以古體入門，自由發揮。過去老師輩主張先寫古體，馳騁想像，但講求才情、懷抱，並不易學。自己則主張多



初學作詩，程中山推薦何文匯所著《粵音平仄入門》，容易入手；而論傳統、簡潔，當屬劉坡公《學詩百法》。右圖為現時較易找到的合訂本《粵音平仄入門·粵語正音示例》，更利學習。

當屬劉坡公《學詩百法》。董就雄追問詩話等書是否適合初學。程博士回應，初學入門正宜廣泛閱讀，讀詩最好遵循時代「先近後遠」的原則，作詩則由模擬開始，長此以往，面目自成。董就雄並好奇他對新名詞入詩的態度取捨。程博士認為，加入現代意識，是詩詞發展的必然，正如當年海聲詞社作詞，亦以時裝表演為題，豈不新鮮？倘若拘泥傳統，於當下則難有吸引力。但要注意，運用新意象時，為免新舊扞格，落於鄙俗，風格上應以自然渾成為宜。

（作者為璞社社員、本刊特約記者。）

◎

寫近體。先七絕，從平仄入手；後律詩，求規矩而不放縱，藉此鍛鍊情景鋪排，起承轉合。此後若有興致，再作五、七古不遲。黃灝安則疑惑作詩應「因情定體」或「因體定情」。程博士認為體式無定，情至而發於口，自然流露，五言便五言，七言便七言，其體遂成。李敬邦請教坊間初學作詩，宜參考哪些讀物。程博士認為各家優劣，見仁見智，他推薦何文匯《粵音平仄入門》，容易入手。而論傳統、簡潔，

舊物



胡燕青
香港作家

懷舊是人性，是偶然給陣風翻開來的脫頁記事本，沒頭沒尾的、莫名其妙地叫人傷感的、須要找點什麼來打圓場的。有時聽年輕一代說起其所懷之舊，竟然是自己還未接受過新事物，最是驚心。例如CO，我連玩都沒玩過，已經消失，而他們說那已經是舊得不能再舊的記憶了。又例如他們小時候老玩的貪食蛇，我還沒好好練習過呢。那遊戲尚未形成我的



有時我覺得懷舊的人都有點奇幻。我這個人，不就是你眼前的「舊物」嗎？我看看周圍環境，我比什麼都舊啊。你們多想想我就好了。

「舊」，就已經幻滅了。

老香港，老巴士，老食物，在我的畫友筆下栩栩如生。一個畫小男孩們蹲在巷子裏看連環圖，一個畫電車轉彎時的緩慢身影，一個畫樓梯街上撿紙皮的老婆婆在用力。年輕人設法潛到港大的陸佑堂拍婚紗照，而我好像剛從一六七出來，正趕往一場球賽。

我的文友也懷舊。他們提起火水爐的棉線芯該如何修剪，共用的天台上的吵架由誰大喝一聲來結束，制水時的長龍和「打尖」的惡師奶最後有何報應。

但我不必這樣。我給困在老事物裏好像出不來。的士司機問我：去哪？我說美孚影都。司機說不好意思，到了美孚你帶我去影都。我就說，那麼，去惠康吧，那本來是影都。司機說，到處都有惠康啊，阿婆。我於是說「京都薈」酒樓知道嗎？司機已經不耐煩地「戳」我車了。他叫我差不多到時告訴他，而我已暈了。

我把此事告訴朋友，他們不明白我何以到了今天還不打車而打的。我說我怕犯法被瞪眼了。其實我已經努力地進入新世界，例如叫女兒幫我開個臉書戶口，豈料才剛練習操作，就知道臉書已經進入晚年，書友平均六七十歲了。

有時我覺得懷舊的人都有點奇幻。我這個人，不就是你眼前的「舊物」嗎？我看看周圍環境，我比什麼都舊啊。你們多想想我就好了。就好像我去買毛



為什麼要有朋友



張欣

廣州市作家協會
名譽主席

作為個體的一葉扁舟，我們在生活的汪洋大海

代到中以難或
個生命可高，
這能夠生一項技
今能個友是的本
當如果兩朋說的者

巾，要那種叫「珠巾」的，外子喜歡，卻一直找不到。那巾吸水，有種粗粗的手感。我向賣毛巾的女子說。她點頭，謂傳說中確有這種毛巾。我也許是在找卡夫卡的城堡。

多年前，當台灣和內地仍親厚時我從廈門去過金門。那兒舊是真的舊。例如全鎮半空的電線亂過胡志明市，上面有成千上萬的燕子，入夜之際，天色出現一種無燈區的狡猾的藍，非常幻惑。大部分店子仍開着，裏面其實亮了燈，光線猶如古代點了蠟燭。櫃檯內的貨物看不清是什麼，大概都是「一條根」之類。我們路過一個籃球場，像一群灰色的魚在水缸外游泳，合適，卻成不了「當下」的一部分。

裏，肯定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以及堅定的信念，否則就會被帶節奏完全不知道自己什麼，凡事成群結隊肯定不是人生好的狀態。然而所謂的享受孤獨也是雞湯君的一種矯情。

人有社會性同時需要溫暖和情義，在冰冷的世界裏能扛，但凡一句關切的話便會破防，這是生活中常常發生的現象。

想一想武俠時代早已遠去，我們留戀的還不是江湖相見義薄雲天，才會把這個「千古文人俠客夢」做下去，才會有數不清的文藝作品生生不息。一個人活成孤家寡人並不會讓我們心生羨慕，反而會覺得這個人的人緣稀疏、情感涼薄難免保有距離。

也許有人會說這個世界哪有真正的朋友，深交之後都會發現間隙。這就對了，正是因為人最終的體驗是孤獨，是不被理解，而且是長久永恆的靜寂，所以才要有朋友啊。

猶如我們的青春乃至生命的有限，我們才會努力地放射光芒。

而且每個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都需要別人的幫助，有時候可能只是一句話點醒夢中人，有時候只是在出租屋同吃一碗泡麵，都是對朋友的詮釋。朋友當然是有質量高下的，但是總有一些讓人難以捨棄的長處留存至今，也因為了解了朋友的缺點才能更好地相處下去。

然而互聯網時代，智能的部分會讓我們自我評估膨脹，認為自己無所不能，我們用手機可以搞掂一切，沒有了困難就很難產生友誼甚至愛情，從而享受一個人的自由和散淡。

但其實克服了麻煩與瑣碎是在便捷的同時加重了個人的孤獨感，用大量的時間滑手機還是渴望交流，當然是不用負責任的信口開河。

也不可能有什麼深層次的互動與碰撞。

但是回到現實生活中，其實什麼都沒有改變，個人能力並沒有誇大或者縮小，有許多問題計算機是根本無法解決的。

有一位智者說：「四十歲擁有朋友需要付出低於一份兼職工作的努力。」還有一位智者說：「建立和維持牢固的友誼將極大地影響四十歲之後的幸福感和人際支持網絡。」從中不難看出怎麼交朋友可能是一生的功課。

所以當今這個時代如果能夠交到一兩個生命中的朋友，可以說是一項高難度的技能，或者說是本領。既需要你個人的優秀又要有高情商肯付出令其友誼綿綿不絕，你們在一起彼此支撐互相幫助是沒有其他情感可以取代的。

相信我，有些時候親人都做不到的事，朋友卻可以做到。

祈願天下太平的
心念，中正平衡
的文化，尊重自
然之道與成就萬
物之德的思想，中
其名自古是中華。

回歸中華正道(下) ——自然與人之八



鄭龔子

耶魯大學哲學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

可喜的是本世紀以來，國家轉化為全球生態保護的高效貢獻者，甚至在生態修復、污染防治、綠色減碳等諸多領域成為領航者，廣受國際社會敬重和媒體讚揚，包括政治上絕不友善、環保政策每被功利騎劫的花旗。

譬如說，美國宇航局衛星資料顯示，近年地球新增的綠化面積中，大約四分之一來自中國，成績冠全球，主要歸功植樹造林和集約農業。像河北塞罕壩半個世紀內由沙地變成林海，雲南大理洱源縣濕地回復本色，九曲黃河的某些流段也重現清流……《時代》雜誌報道，幾十年來的戈壁植樹造林，已形成一道抵擋沙漠的「綠色長城」，大面積穩定流動沙丘，減少沙塵吹襲京津。聯合國報告指出，中國二〇二〇年的森林覆蓋率，比三十年前多了四成。



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世界百分之十八的人口，本來就不容易；何況糧食是維持社會和經濟安全的基礎戰略物資，難言放鬆。但隨着農業科技和生產提升，退耕還林、還草、還湖之舉亦穩步進行：環境保護由 conservation（謹慎善用）開展至 restoration（治理修復）和 preservation（保持原狀）的層次。堅持實踐持續發展的理念，讓四方六合的海陸空環境全面改善。

新世紀以來，國家更大力推進能源結構綠色轉型，已成為再生能源設施和服務的全球領導者。從風能、太陽能到水力、潮流能發電，以核能代替煤炭，目標皆直指二〇六〇年前達致碳中和。《華爾街日報》曾說，中國的實際行動已超越承諾；彭博新聞社指出，中國提出的「生態文明」理念「源自中華思想，認為人與自然應和諧共生。」不論國家領導是否道家哲者，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信是中華文化的集體遺傳基因（及當今中國憲法）的一部分。今天的環境保護，更需以高科技配合哲學：大數據、生物技術、人工智慧等。

全方位的努力，提升了國民生活質素，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獻力，更回歸至道家哲學尊重自然之道的宇宙視象。塞罕壩機械林場和浙江「千村示範、萬村整治」工程，先後在聯合國環境大會獲得最高榮譽的「地球衛士獎」，只是國家近年的環保事業獲得的少

部分國際讚譽。英國《自然》雜誌謂，中國若在二〇六〇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會成為全球典範。

中國是否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將來會否成為人均收入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並非根本課題。安居樂業、健康和平、價值實踐正確，遠比數字和排名具有意義；修己安人及扶危濟世，也是知識分子的公義責任。祈願天下太平的心念，中正平衡的文化，尊重自然之道與成就萬物之德的思想，其名自古是中華。

「鏡子宇宙」與虛實交織的身份寓言



伍嶺

《深港書評》主編、
文化記者

葉錦添以「鏡子宇宙」構建的，不僅是對東西美的對話，更是對數字文明的身份實驗室。

當奧斯卡金像獎「最佳藝術指導」得主葉錦添攜「鏡子宇宙」降臨深圳，他帶來的不僅是一場視覺盛宴，更是一次對當代存在本質的哲學叩問。展覽核

心人物「二」——這位游走於真實與虛構邊界的十六歲東方少女，已然超越了藝術符號的範疇，成為一面映照數字時代人類生存困境的魔鏡。

策展人羅怡在評價此時葉錦添個展時，稱其為「靈肉間」。羅怡說：葉錦添通過分身「二」的創造，顛覆了「杜尚與Rose Selavy」關於性別、身份、藝術史權威認證的「玩笑」成份，認真地將「肉身」「二」和當今最先進的數字科技（虛擬人設、AI生成等）聯合，將「人造人」的「人性」討論擺上藝術史桌面，擴張着「身份」的領域。

葉錦添的藝術魔力，在於他將東方美學的「留白」與西方視覺的「劇場性」熔鑄為獨特的虛實辯證法。從《臥虎藏龍》的寫意江湖到「二」的「賽博」意象，他始終在解構「真實」的確定性。展廳中四米半的巨型「二」如同數字巴別塔，自然主義與外星形態的變體則演繹着身份的可塑性。當觀眾在鏡面裝置中與戴墨鏡的「二」視線交錯，現實被折射為多重鏡像——我們凝視「二」時，何嘗不是在凝視被社交媒體濾鏡包裹的自我？

「鏡子宇宙」堪稱後人類身份的預言劇場。「二」周遊列國留下的「存在證據」，恰似當代人在數字空間散落的身份碎片。葉錦添以蒙太奇手法記錄「灰色時間」，揭示出線性歷史的虛妄。更具革命性的是展覽引入AI共創電影《快遞員》，當觀眾通過交互設備成為「二」故事的創作者，藝術家的權威被消解，

觀眾在算法協助下完成對自我鏡像的二次建構。這種「虛實共生」的體驗，直指Web 3.0時代的核心命題：當AI成為我們的創作伙伴，人類主體性將棲居何處？

深圳這座「科技之城」為展覽注入雙重隱喻。在無人機穿梭的夜空下，葉錦添的「二」宇宙與華強北的芯片、騰訊的科技感構成奇妙互文。當代藝術館的金屬穹頂倒映着市民中心的流光，恰如「二」的墨鏡反射着數碼洪流中的芸芸眾生。當觀眾離開展館重回寫字樓的格子間或城市的忙碌中，虛擬與現實的身份切換將成為永續的生存儀式。

葉錦添以「鏡子宇宙」構建的，不僅是東西美學的對話劇場，更是數字文明的身份實驗室。「二」那永恆遮蔽的雙眸，凝視着人類在虛實夾縫中尋找自我的集體困境——當肉身成為可穿戴設備，當記憶能夠雲端存儲，我們存在的坐標究竟錨定在現實的土地，還是漂浮於鏡像的星河？這場展覽在鵬城投下的問題，終將在每個現代人的手機屏幕中持續回蕩。





散文家、小說家巴桐對地道香港
印象深刻，細心選景，以系列描繪香
港老街店鋪牽繫的煙火蒼生。

——編者

老街餐飲雙嬌 ——煙火蒼生之一

巴 桐

煙火蒼生系列前言：東方之珠香港，是繁盛的商業王國，高聳的摩天大廈、五光十色的霓虹幻彩，煥發着現代都市的華美。在華廈的身邊側畔，倚峙着許多老街、老店。這些老街老店是香港商業的胎記，訴說着香港從小漁村演變成國際大都會的百年滄桑。那些老一輩長袖善舞的香港商人，用算盤珠敲落燈花，用長袖風拂走陰霾，用人情味熬煮溫馨，一代接一代，續寫着香港商業傳奇。

這裏描摹的老街，位於香港舊社區九龍城內。此地街巷輻輳，路面狹窄，地下清一色店鋪，樓上住

滿了人，走進老街抬頭望，視線被橫七豎八的廣告牌切斷；低頭看，地面上總是有點潮濕，疊印着忙碌的身影，老街交織着嘈雜的市聲。衆生芸芸，聚居於此，渲染出一幅斑駁的人間煙火圖。

老街聚集着不少老店。這家翠亨茶餐廳是老店中生意最旺的。踏入餐廳，瞥見室內的裝修中西合璧，兩邊是皮沙發卡座，中間擺着幾張小圓桌。

打開菜譜，上面羅列着各式各樣菜餚，有西式的火腿奄列、西多士、奶茶咖啡；有嶺南生滾粥、碟頭飯、煲仔飯、餐蛋麵……林林總總，花樣繁多。茶餐廳可謂港人對中華飲食文化的一大發明，全盛時期港九各地擁有七千多家茶餐廳。

翠亨有一幫忠實的擁躉，他們是城區內的鄰里街坊。這幫人都上了年紀，操着濃重的客家鄉音，每天午飯時間必在這裏碰頭。七八個人佔了好幾張檯。他們好像是輪流做東，輪到當天埋單的總是先到一步。這天輪到綽號叫「吹水強」的做東，他走進店內，屁股一落座，就把一張「大牛」（港幣五百元俗稱）「啪」地往桌上一拍，揚聲道「今日全部入我數！」那口氣好像連李嘉誠也不放在眼裏。

有人點了一碗加大雲吞麵，交代不要撒蔥花。跑堂伙計朝後廚喊道：「一碗細蓉加底走青咧。」跑堂報的菜名外人聽起來一頭霧水，沒一個字與實際點的菜餚有關，他們喊的是行內專用術語。

香港老式茶餐廳都這樣，跑堂落單不寫條子靠吆喝。舊時伙計識字不多，卻都擁有一副好嗓門，喊起來聲音高而不尖，亮而不銳，喊單成為茶餐廳一道別開生面的風景線。

跑堂報的菜名創意十足，什麼飛砂走奶、絲襪奶茶、炒麵加底、三花淡奶。客人多的時候，吆喝聲此起彼伏，最叫人佩服的是，後廚師傅在亂哄哄的環境中，他們的聽覺像貓一樣靈敏，每個喊單都能接住，滋哩噉啦，各炒各的，一單都不會落下。那時外賣不叫外賣叫「行街」，比如「凍檸行街」，即是冰凍的檸檬茶打包帶走。跑堂吆喝時拖聲拖調如唱客家鹹水歌，煞是好聽。

時至今日，許多茶餐廳已經不喊單了，翠亨還保留喊單的習慣。了解港式茶餐廳的前世今生的都知道，它的前世是冰室，據傳其名出自近代聞人梁啟超的號「飲冰室主人」。梁氏乃清末民初維新派首領，他竭力倡導西學東漸，中西融合。有說人們出於對他的景仰，將兼售中西冷飲的店鋪命名為冰室，後來逐漸演變成茶餐廳。梁先生如果地下有知，絕對想不到自己竟成了茶餐廳的「生招牌」。

茶餐廳上菜快，不一會，一碗熱氣騰騰的湯麵端上來了，鮮蝦肉餡，爽口嫩滑，湯頭醇厚，筋道十足。顧客啖溜啖溜地吃得帶勁，連湯汁也嘔個乾乾淨淨，一滴不剩。

與翠亨茶餐廳齊名，合稱老街「餐飲雙嬌」的

是嘉寶酒家。嘉寶的點心馳名港九，尤其是蝦餃、燒賣，茶客吃過無不豎起大拇指。它是「歎早茶」的好去處。廣東話這個「歎」字，很是傳神，茶客那副氣定神閒，優哉游哉的模樣即刻浮現眼前。上了酒樓，擇位坐定，點了「一盅兩件」，這是港式早茶文化的標配。一盅是指蓋碗茶，兩件指佐茶的點心。茶可以續水，點心則是用籠屉蒸的，兩件即兩厘，一厘三隻點心，已可果腹矣。

光顧嘉寶酒家的賓客多是中老年人。進店前，不少人會在樓下報攤，順手買一份當天的報紙帶上樓來。港報幾十版厚厚的一大疊，坐定後，把報紙捧在鼻子底下，老茶客大多眼力不濟，讀報像在用鼻子嗅着，一頁一頁地「嗅」新聞、刨馬經，歎世界（享受人生）。有的版面，從第一個字一直「刨」到最後一個字，一字不漏，反正已經老得只剩下時間了，一坐就是大半天，屁股好像釘了釘。

嘉寶酒家用的茶葉從不馬虎均用心挑選，有普洱、烏龍、菊花茶等，茶品豐富。粵式點心「四大天王」：蝦餃、叉燒包、燒賣、蛋撻，更是嘉寶的拿手好戲。所以每天一開店，顧客爭相湧入，很快就爆棚了。嘉寶雖然廳堂不大，座位有限，但是從來不催客、不怠客，以客為尊。任茶客淺斟慢飲，消磨時光。真箇是：一盅兩件一份報，閒坐靜看世間花。

（作者為香港小說家、散文家，已出版著作二十餘種。）



最好不要把《給青年》當作一部工具書或「必讀書」，也不要把它當成文學散文，就把它看作一部語錄或雜感，「你的好友」光潛或孟實跟你隔空對談更好。

你的朋友 ——重讀朱光潛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陳德錦

談到讀名著也只是開個一般書目，認為「青年必讀書」是「荒謬絕倫」。

人文精神與趣味追求

他既是人文主義者，就以人文主義來解釋傳統學說：孟子「盡性」該是發展生命中的動能，而不只是孝敬父母；Liberal Education是「寬大自由」的教育，青年人選科擇業，應有廣博的基礎，先打好根基，再追求精深。

這人文主義精神像血脈一樣，伸展滲透到每個篇章中，在〈談多元宇宙〉裏，他叫青年人分辨不同學問領域的各自特質和價值。每個人對世界有不同的認識，不能勉強一致；美學不能受實用價值左右，戀愛也時常與道德標準相衝突，正說明戀愛也是多元宇宙中的一元。

正因為世界多元，教育要廣博，人心需盡性，青年人徘徊「十字街頭」，遇到各種規範和法則，難免有理智和情感的衝突，這時候該如何抉擇？寫信人在〈談情與理〉中引用現代哲學界的討論，不認為理智高於情感，反而高舉情感的可貴。「人類如要完全信任理智，則不特人生趣味剝削無餘，而道德亦必流為下品。嚴密說起，純任理智的世界中只能有法律而不能有道德。」

趣味，可以解作 *fun* 或 *joy* 而不必是 *interest*。無趣的人生，自為作者不取。理智使人變

差不多一世紀前，一位放洋海外的年輕學人，把自己對生活和美學的領悟，以書信形式，寄給某個或某一群「頹唐沮喪」的青年，提示他們也可以活得自由自在，讀名著，跑跑跳跳，驅走抑鬱。〈談靜〉也好，〈談動〉也好，強調專心致志，強調活動本身：「當你起勁打球時，你還記得天地間有所謂煩惱嗎？」他知道「生機能舒暢，能宣泄」是青年人回轉健康的良方，而他的一個學生自尋短見正因為煩惱無處宣泄。書信，正是以對話、理解、化解煩惱的一種宣泄方法。

寫信者本來學習了一籃子東西方哲學，卻無意採取某家某派哲學施行教化。他鼓勵青年自主接觸一切能帶來「趣味」的活動，尤其是閱讀和文藝創作。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開明書店版扉頁。（資料圖片）

成機器，則難以產生崇高的藝術感受，不可能有宗教的施予和真摯的愛情，而孝道也因缺乏情感因素而變質。其實，理智和情感不能互相取代，也不容易比較高下先後，作者本來無意爭辯，只在點出理智不能取代情感。他用「真孝並不是一種報酬」來說明，他要打翻的，是埋沒了衷誠敬愛、只作門面工夫的禮教思想。

寫信人明白青年人苦於抉擇，於是在〈談擺脫〉提出如何釋放執着而避免悲劇。從另一面看，低調的擺脫實在是積極的投入，寫信人以他欣賞名畫的經驗闡述：「在這個現世紀忙碌的生活中，哪裏還能找出三年不窺園、十年成一賦的人？哪裏還能找出深通哲學的磨鏡匠，或者行乞讀書的苦學生？現代科學和道

德信條都比從前進步了，哪裏還能迷信宗教崇尚俠義？我們固然沒有從前人的呆氣，可是我們也沒有從前人的苦心與熱情了。別的不說，就是看《蒙娜·麗莎》也只看破爛朝報了。」（談在盧佛爾宮所得的一個感想）

署名「你的朋友孟實」，讓自己與青年站在同一方位，憂戚與共，諄諄教誨，並對他們的遠大前程寄予厚望。這學人也曾是學生，也憤激過、悲觀過，放洋後看見世界之大、學海之深，仍回頭關懷國內的年輕人。但這時他已明白生命在乎自我認識：既可在前台演戲與世浮沉，也可在後台看戲一覽眾生；與其出言詛咒社會的醜，不如欣賞藝術無言之美。學生夏孟剛自殺，哀念之餘，他提到可以「絕我而不絕世」態度來面對，附錄〈悼夏孟剛〉一文於書末，用意是鼓勵青年人擺脫困擾，以作反襯。生死固大事，他看重的是生命的內涵，生命是否被賦予意義。因此曾聲言「驚此世變」的國學家（大概是王國維）投河自盡，背景與自尋短見的青年別無相似，他認為就感情內涵而言仍是可以肯定的。一個無「情」的人不可能培養出任何「趣味」。

專注當下生活，以活動宣泄抑鬱，甚至設立「生涯規劃」、「防止自殺」之類課程，現今的教育，不見得還需要《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下簡稱《給青年》）作嚮導。但今天青少年的問題，比一百年前不減反增，如沉溺成癮、性疑惑、躁鬱症、反社會行為，



夜 話

嚴 瀚 欽

愛欲與死欲
輪番抵達我

用一個飽嗝向世界宣稱
我的餓——
讓長長的呵欠
償還睜下的睡眠

命運笑了又笑
喚使生活跨過一切
成為身下
永不停步的坐騎

在它背上，我只看見
長大嘴巴的風景
看見路上凌厲的石子

而徹底變得蒼老前
我還想閉上眼睛好好許願
微笑着，再埋下一個時間囊

仍希望我因夢魘
而踢掉床被時
滿天星子會發出柔光
輕輕蓋在我着涼的肚臍上

那樣的夢是淡金色的
愛和死都慢慢變輕
記憶忽明忽暗，好看得很

而我蜷曲，倒臥
小聲地
吮食宇宙的乳汁
生怕把世界吵醒

（作者為香港青年詩人，著有詩集《碎與拍打之間》。）

還有貧窮……假如《給青年》不過是幾篇生活隨筆，豈非陳義過高，任務沒有達到？但暫且放下那些「生涯規劃」，關掉那些為你提供種種「趣味」的手機資訊去想想：一百年這樣過去，還有一個「你的朋友」在身旁、在耳邊，這樣溫情和煦、智慧閃耀，給你一份同情和關懷嗎？

機緣巧合，亦時世使然，《給青年》能結集成書，為幾代人的教育理想立下楷模。這理想假如還未實現，那不是寫信人的闕漏而是這幾代教育者的缺失。他固然提供了方法，如閱讀要做筆記作文需多練習記敘和描寫，假如這些方法今天不能成效，那不是寫信人的錯誤而因我們不去實踐和變通。

我想補說一句，最好不要把《給青年》當作一

部工具書或「必讀書」，也不要把它當成文學散文，就把它看作一部語錄或雜感，「你的好友」光潛或孟實跟你隔空對談更好。還有一點：《給青年》是用洗鍊的白話寫作，讀來沒有很大困難，但有些詞匯，現今作者已少用或不曉其意了。像「愜當」，今人多作「恰當」，「發達想像」今人只說「發展想像」，至如「隳喪」（缺失）、「汨沒」（埋沒）、「愬然置之」、「廉頑立懦」等今人大概也少用了。今天也沒有多少中外學生「得暇圍爐噓煙遐想」，互道「眠食諸希珍重」；但這些用語修辭，同當年作者的文化氣度融合無間；思之感之，情深意切，一百年過去也如在耳邊。

（作者為香港作家、詩人。）

㉓

紅磚教堂高舉鐘樓宣揚了灣仔的存，多少年來，四方人士都是看見了灣仔。肯定自己到了灣仔。儘管世事滄桑，親故凋零，然而表舅父所說：「灣仔地段好，近悅遠來。」

近悅遠來說灣仔

黃秀蓮

灣仔於我，感情甚深，起點源於一段親戚情誼。

情最能打動人，足教孩子一生都記得牢固，而且因人而地，連那地方也喜歡了。伴我長大的姑婆，跟我們一起租住深水埗唐樓，她姊妹居灣仔莊士敦道自置的房子。姊妹時相往來，親戚常有走動，灣仔便成為我遊歷的一站、成長地圖的一點。在海底隧道尚未興建前，「過海」好像有點跋涉，往灣仔要過海，正因為不辭路遠，專程探望就更透出人情味來。再者為那年代的孩子而言，過海猶如短途旅行，故此每次往灣仔總不免前前後後興奮上幾天。

從深水埗碼頭到統一碼頭，約二十分鐘波光粼粼的船程，那時維多利亞海面寬闊，極目遠眺，湛藍之外又是無盡湛藍，中環的高樓廣宇已由遠而近，跳板隨着鉸鏈垂下，捨舟登岸，不用走太遠即見電車站，一顆心便踏實了。當時我已經明白到只要找到電車軌就不虞迷路，電車叮叮然必然載到灣仔。電車東行，沿路銀行商舖不絕，金融商賈匯聚，十里繁華，

看得目眩。港島於我們始終陌生，所以儘管顧盼卻不忘做醒，之所以總能下車無誤，除了留神外，更因為三大訊號同時出現，宣示灣仔到了。從金鐘駛到灣仔，那一刻電車必依着路軌來個大轉彎，彎度大得令金屬輪胎和路軌強烈摩擦而嘎嘎作響，車身也在彎位晃晃然，拐彎預告風景線的改變，另一區域的慢幕即將拉開。這還嫌不足，一座三角紅磚教堂陡地巍峨於眼前，色感濃烈體貌不對稱，視覺為之愕然。聲動車搖，尖影修偉，突來驟至，則灣仔到了，乘客自當心領神會。

姑婆連忙拖住我站起，準備下一站落車，紅磚教堂高織的影子便落在視線後方，不忍只匆匆一瞥，我總是回首想多看幾眼。大姑婆及兒媳即表舅父舅母住大廈裏，戶數多層數多，樓下有三部升降機，機門兩重皆依靠手動，外門有手把，內門是菱型圖案的拉閘，開門碰到接觸器才能夠啟動。房子正方形，一廳兩房，位於高層，俯瞰則修頓球場開揚景觀入目。大廈一單位是某同鄉會會址所在，是鄉親聚腳之地，表舅父說灣仔鄰近中環，出入方便，近悅遠來，所以地段值錢。土地有價，地產的概念初次沁進我腦海裏。附近有龍門酒樓及波士頓餐廳，龍門的中式雕塑猶有淡淡印象，波士頓就更難忘了。表舅父一家從不嫌我家貧窮，總是熱情招待，曾請我去波士頓飲下午茶，我這沒見過世面的孩子第一次到較高級餐館用餐，西式氛圍讓我體會另類飲食文化，表親厚愛一直感念在心。而修頓、龍門、波士頓，尤其是紅磚教堂，已像



積木般立體地藏在灣仔回憶裏。

升上中學後因姑婆謝世，更兼功課繁重，除了壽筵，不然灣仔不常去了。這地方既有平民百姓風味，又夾雜一些商業氣息，更有尖角教堂坐鎮，然而昔日踴躍得太少，錯過得太多，只留下縷縷溫情。歲月流逝，地區必然發展，舊的推倒，新的代替，竟然毀滅了我的童年舊夢，記憶寶盒摔倒地上，跌得一地破碎。

按常理言，教堂應該比餐廳酒樓更為久永，可是現實落差出乎意外，令人扼腕。

三角紅磚教堂於我，是溫柔的叮嚀，準確的提醒，亦是方向的指引，地標的確立，更連繫着深厚情誼。事實上還不止於此，若是純然一點提示，則其意義只不過是一塊界石，指點了路徑，不會有什麼美麗聯想，也不足以興起讚美。可是在我心目中，紅磚教堂美極了，簡直一見傾心。那種美，美得偏鋒，美得令人錯愕，恍如西方童話的堡壘誤墜人間。教堂位於軒尼詩道、莊士敦道與分域街之間，跟三條街都有一段距離，孤島游離，三角形畸零地立在車流中央，任車子側身而過。處於市塵，但三角地皮不易發展，先天氣質異於一般，終於中華循道公會以五萬元購入地皮，翌年即一九三六年樓高九層的紅磚教堂建成。紅磚靜穆，三立面怪異特立，西方建築偏頂部加了中式塔樓，西方遇上東方而互相搭配，共融而為典範，以建築的語言發揮宗教的召喚。

以為紅磚教堂永世聳立，豈料一九九四年遭拆

卸，那年我剛巧搬到港島。

研究香港歷史建築的陳天權先生在〈古蹟的消失〉這樣說：「如果當年香港人關注建築保育，而政府又重視保留私人歷史建築的話，這座紅磚教堂或可倖免於難。教堂未拆卸之前，已獲得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級，若按現時的保育政策，教會可向當局申請維修資助。假若金額不足，以教會龐大的信眾群，應不難進行募捐。」

舊的推倒，新的代替。新建紅磚教堂刻意仿古，無補於事，徒添傷感，近年我常路過此地，然後往星街上瑜伽課。那兒已發展為星街小區，高級食肆、酒吧進駐其中，因為鄰近的太古廣場寫字樓林立，白領一族下班後喜歡在此享受快樂時光（Happy Hour）。只見華洋雜處，笑語盈盈，燭影搖曳，酒香輕送，情調浪漫，一派歐陸風情。中環富麗，金鐘鬱翠，灣仔另有一格。路邊街市依然老式地販賣新鮮肉類和海鮮蔬果，民生小店還營生於橫街，可見底蘊深厚，老而彌堅。可是另一端新式宏偉的高樓拔起，優雅地展示商業的眼光、魄力與文化，把舊區打造得耳目一新，儼然潮流據點打卡聖地了。

灣仔早就豎起燈塔，紅磚教堂高舉鐘樓宣揚了灣仔的存在，多少年來，四方人士都是看見教堂才肯定自己到了灣仔。儘管世事滄桑，親故凋零，然而灣仔依然可親，正如表舅父所說：「灣仔地段好，近悅遠來。」

（作者為香港作家。）

二〇二五年是梵高逝世後一百三十五周年，作者以四幅梵高畫作的色彩、構圖及線條切入他創作時的悲愴心境，再以詩歌回顧梵高在困苦中輾轉的一生。——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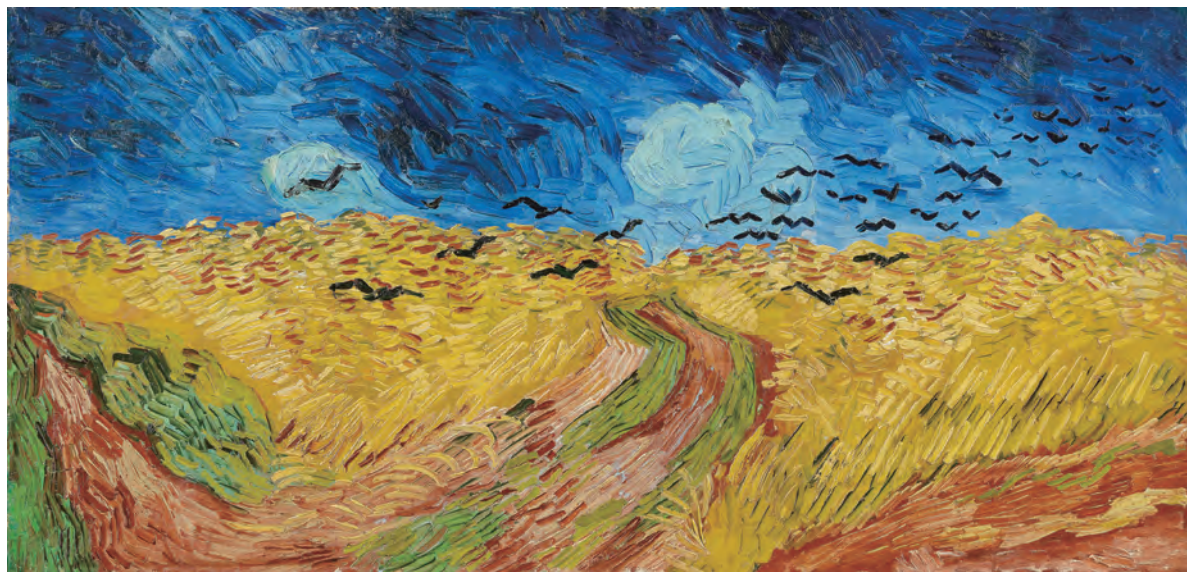
梵高幽境等閒尋 ——惘暈的星空 綴罩失聰之人生

方明

前言：以心潮澎湃的仰望，我溢情的足跡盼睽法國所有梵高的山光麥田、星空河色。

悲劇永遠是曠世天才的影子，相隨相依的激發着創作目駭耳回之驚世思維；或幻化成渺邈澎湃跌宕不羈的天籟樂章，或以椽筆揮灑成篇篇激昂慷慨與柔情款款之詩歌，或以穹蒼天地潑墨彩麗琉璃而成的幀幀畫作……卻又以碩大的黑暗孤螢吞噬着才藝溢溢的心靈……

今年是後印象派畫家梵高（Vincent Van Gogh，一八五三—一八九〇）在混沌浮生伏行後逝世一百三十五周年，他的一生似乎透過輪廓嶙峋的自畫像流露着悲鳴之生存苦楚，我試圖從他呈現幅幅線條奇異著色明滅的作品裏，尋覓那份被唾棄欺凌而發出



梵高《麥田群鴉》。

（資料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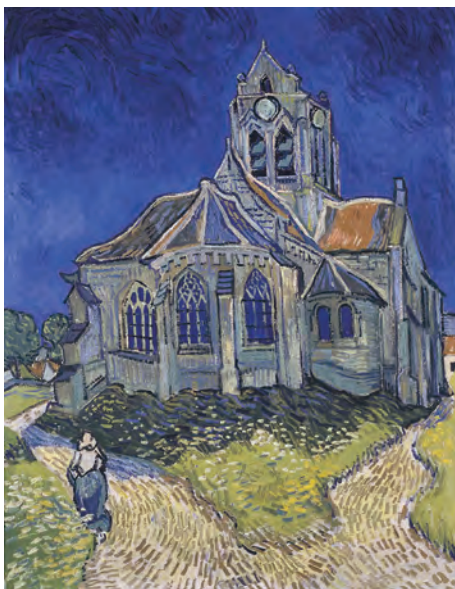
梵高《星夜》。

(資料圖片)

的吶喊與懷怨……

《星夜》(La Nuit étoilée, 一八八九年作品)，眼眸瞥睹的夜空充滿昏眩混濁，應是畫家嘲諷世界布滿不公平的競存規律，令人窒息無所適從，而粗厚的藍調筆觸擴展羅織的夜空，強烈表達作者惴惴不安且帶着憂傷的心緒。

《吃土豆的人》(Les Mangeurs de Pommes de terre, 一八八五年作品)，深深刻畫貧困操勞人們，伸出皺



梵高《奧維爾教堂》。

(資料圖片)

皺粗陋的雙手掇取餐桌上唯一的食物——土豆，雖然頂着飢腸轆轆，卻又怯怯深怕身邊的親人不夠分用，作者透過暝暗的光線，相映在彼此不捨的癯瘦臉龐，歷歷刻鏤出低層農民存活的悲涼。

《麥田群鴉》(Champ de blé avec Corbeaux, 一八九〇年作品)，鴉群在沉鬱變幻的天空裏竄飛亂舞，沉甸甸的低空與波浪般起伏的麥田，上下擠壓受到驚嚇的飛禽，貼切詮釋梵高在去世前之精神煎熬與迷惘，騷動與掙扎以及內心矛盾之強烈衝突，註定悲劇發生前的狂飆暴雨。

《奧維爾教堂》(L'église d'Auvers, 一八九〇年作品)，教堂是眾生信仰安穩心靈最終庇護聖地，而梵高筆下教堂之建築體線條扭曲，四壁玻璃窗亦黯淡無



梵高《吃土豆的人》。

(資料圖片)

光，似乎隱喻着神對他亦無任何指引或給予靈魂寄託慰藉，生存仍舊在輾轉炙烤裏掙扎漂泊。

數組痛楚的愛裸曬着絕望
之生存 在混沌的掙扎裏潑墨
命運寒槍的輪廓
從憂傷的蒙馬特流放到
水影粼粼的夏都橋

怨怒的眼神重疊在灰氈帽的
煙斗裊裊卻失溫的自畫像裏
麥田爆熱的聲音在墜掉之左耳
呼嘯成一支極樂的輓歌

濃稠的幻象纏困着鬱苦的孤旅
從荷蘭巴黎到阿爾與聖瑞米
行囊膨脹着一幀幀崩裂的風景
最終在鳥語花香的奧維永恆憩息

漠視世情卻用畫筆灑脫在
風雨吹皺的海天山色
以扭曲的彩麗舔撫脆弱的傷口
蜷屈在病房裏的靈魂反芻着
生命盡頭的寬慰
仍是瞳孔裏繁衍出淋漓的圖騰

世人終於膚淺妥協
竟是豎起鋪展華麗的美術館
在防盜的櫥窗內供奉着
天價的荒謬隨筆

(作者為台灣詩人。)



《談笑有鴻儒》是記錄中國現當代文壇名宿的珍貴史料，對文學史、思想史研究具有獨特價值。作者從訪談內容、專家評論和編纂幕後故事三方面立體解讀這部文化訪談錄。

——編者

從三個角度讀 《談笑有鴻儒》

秦 夢

由原北京三聯書店資深編輯周健強採寫、蒙憲編注的《談笑有鴻儒——中國當代文壇訪賢錄》一書由群言出版社於二〇二四年二月在北京出版。該書封面設計高雅，外加腰封，內襯牛油紙，大三十二開本，四百多頁篇幅，近一百二十幅照片，其中不乏作者獨家珍藏的名人手跡或合影。

筆者嘗試從以下三個不同角度，對本書作一立體解讀。

先讀書中訪談文章，如同親聆作者同被訪者的「對白」，同作者一起直接感知這些文化先賢。

訪談文章所涵括的中國現當代文壇名宿，大多享譽中國現當代文化學術領域，可謂群星璀璨（排名不分先後）：胡愈之與沈茲九夫婦、聶紺弩、羅孚、

胡風與梅志夫婦、馮雪峰、夏衍、周而復、樓適夷、柳無忌、沈從文、丁玲、冰心、丁聰、啟功、吳祖光、趙家璧、朱仲麗、黃苗子、金克木、邵燕祥、鍾敬文、徐梵澄、羅念生、舒蕪、范用、牛漢、高旅、蕭賽、林海音，以及香港樹仁大學創辦人胡鴻烈與鍾期榮夫婦等。他們在各自領域裏出類拔萃、聲名卓著，對中國文學、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均建樹不菲。

再讀書裏「序言」、腰封推薦文字，乃至書名題簽。聽聽他人「旁白」，可拓寬對本書主體之外的了解。

第一篇作序者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前總編輯潘耀明先生。誠如斯言：「我曾在主編的香港《明報月刊》發表過周女士的文章，也曾主持的出版社出過周女士的書，從文字上認識周女士是一位治學嚴謹和方正的人。」「周女士是名編輯，過去大半世紀生涯遇過不少著名文化人，在她筆下娓娓道來，活靈活現，不乏第一手文史資料，頗有可讀性，值得推薦給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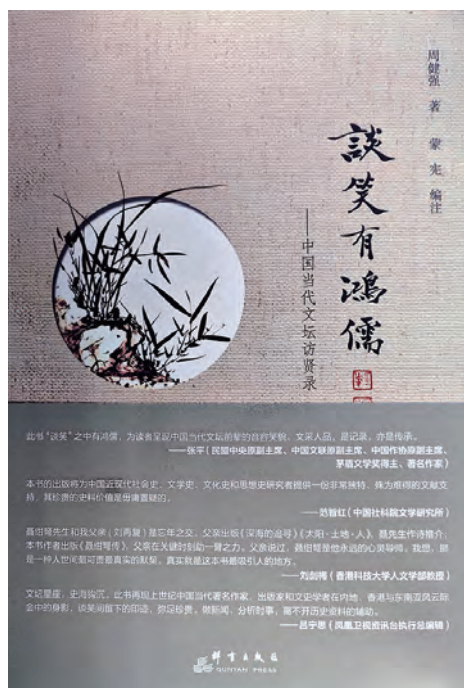
第二篇序是羅孚先生小兒子羅海雷所寫。他的序言更像是一篇回憶，回憶他的父親（羅孚先生）同內地一眾文化人尤其是聶紺弩的交往，以及同作者的一段文字奇緣，給本書增添珍貴的史料價值。

專業推薦 編者獨白

腰封上四位專業人士的推薦文字高屋建瓴：曾

經身兼民盟以及中國文聯和作協領導的著名作家張平的推薦言簡意賅，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范智紅參與了本書出版前的專業評審，給出不低的評語：「從其現場記錄的真實性和鮮活度，從其訪談對象自身所具備的文化價值，本書的出版將為中國近現代社會史、文學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者提供一份非常獨特、殊為難得的文獻支持，其珍貴的史料價值是毋庸置疑的。」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教授劉劍梅，她的父親劉再復不僅同書中的聶紺弩是摯友，還在本書作者周健強出版《聶紺弩傳》時給予重要的一臂之力；《鳳凰衛視》總編輯呂寧思則從做新聞的角度揭示了本書史料對新聞的輔助。



周健強著、蒙憲編注的《談笑有鴻儒——中國當代文壇訪賢錄》封面。（秦夢提供）

書名題簽得自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教授所賜，可讀出大學學者對本書的認可。

最後讀書末「編後記」，聽聽本書編注者的「補白」，進一步知曉本書結集成冊的緣起和過程，可加深了解本書更多不為外人道的花絮。

在「編後記」中，編注者不僅解構本書成冊的來龍去脈，還展示了作者訪談的專業素養和功力，同時披露了作者和編注者的圖書因緣。相比起前述訪談文章的規範化、序言和推薦文字的高度濃縮，此處「獨白」猶如閒話家常，娓娓道來，更顯平實無華的坦誠。

正如編注者自況：「作者當年親炙訪談的那一代中國文史前輩，他們中大多數的名字和作品都以文本的形式在我當年大學的課業中出現過。此刻整理這些記錄描寫他們的文字，既像溫習也是補課，讓我得以從另外的視角了解了立體鮮活的他們，豐富了我記憶中的人文影像。他們當中不少還是出版界的前輩名家，我在整理時自有一種莫名的親近感。這些名家及其作品能流傳下來，那都是經過多少磨礪，前承於史，後傳於世，方能積澱成經典。想像着這些文化先賢的人生際遇，益覺文史資料整理承繼的重要和迫切。」

（作者為香港資深出版人。）



會議雲集十七位來自香港及全球各地的前沿學者。與會學者圍繞古代中國意象、譬喻及修辭的理論與實踐提出了勝義紛呈的見解。

嶺南大學「觀念之形：古代中國的象喻與修辭」國際學術會議紀要

顧一心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香港嶺南大學於劉李婉嫻康樂樓三樓舉辦以「觀念之形：古代中國的象喻與修辭」("Contemplating the Figures of Ideas: Imageries, Metaphors, and Rhetoric in Premodern China")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會議由嶺南大學中文系與環球中國文化高等研究院(AIGCS)聯合主辦，雲集十七位來自香港及全球各地的前沿學者。與會學者圍繞古代中國意象、譬喻及修辭的理論與實踐提出了勝義紛呈的見解，分享並交流了古典文學、哲學、宗教、修辭學、思想史、物質史等諸學科領域的舊學新知。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會議正式開幕。嶺南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兼環球中國文化高等研究院院長蔡宗齊致開幕辭。他代表主辦方歡迎與會學者，闡釋



嶺南大學「觀念之形：古代中國的象喻與修辭」國際學術會議與會者大合照。
(嶺南大學提供)

("Interpret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技藝、美學與人為性」("Arts, Aesthetics, Artificiality")、
「遠取諸物」("Taken from Things Thereof")以及
「文本性與元文本性」("Textuality and Meta-textuality")。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會議圓滿閉幕。嶺南大學中文系與環球中國文化高等研究院將竭誠推進後續的知識交流與合作，與學界同仁一道，協力探究古典思維、語言與文化的形象世界與多維景觀。

(作者為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

「我好奇夢究竟是什麼，它的力量從何來，又為何變化多端。我知道很多人和我一樣努力探求問題的答案，也知道我們可能永遠也不能得知結果，但我止不住地好奇。」作者寫出夢境中清晰又無明確主線的場景，一窺自己深藏無意識中的遺忘場景，思考夢的本質與記憶的模糊界限。——編者

關於夢境

封 軌

今日午休時我做了夢，畫面是第三人稱，我仍能直接感受到主角的情緒，就像《尤利西斯》第二部分中作家寫利奧波德·布魯姆，或者其他直接寫出人物心理活動的第三人稱作品那樣：她把杯子放下，這一刻要是有片檸檬該多好！

夢裏我是一個中年男人，穿棕色的防風大衣，眉宇間有股詩人氣息，就像卡洛斯·威德爾（《遙遠的星辰》）那樣。我暗殺市長但被發現，臨時登上了城市輕軌，扒在車廂外逃亡。輕軌像是倒置了，軌道在車廂頂，幾乎和飛機一般高，遠處可以看到溶解在藍色中的城市暗影。後來，我來到一個色彩濃烈的小鎮隱姓安家。想像不出這裏陰雨的樣子，因為小鎮的一切都像剛被從花園角落的冷水桶裏撈出來般晶亮，富含陽光和微生物。某一天，我的丈母娘發現了我曾

經的暴行，我不得已殺了她。之後出現的是我的妻子，在熱烈的午後無比溫和地注視我，那眼神如同在看她的孩子。

我也是給了她一槍。此刻，我覺得這個家簡直和布恩迪亞家族的房子毫無二致，以至於能透過窗櫺看到院子裏的杏樹，一半在春天，一半在秋天。屋裏寧靜又安逸，悲傷很有禮節地在門外徘徊，並不貿然進入。女人背後是我熟悉的客廳沙發、小毯，還有連接DVD碟片機的電視。我在空白的時間裏所經歷的一切，她都好好照管。可用槍太熟練，她沒機會掙扎就一命嗚呼。

這樣美麗的夢，我已經許久未遇見了。憂傷的韻律環繞着整個場景，沒有絲毫光怪詭譎的氣息，滿是和諧與溫暖。我的情緒也從始至終平穩釋然，就像知道腳下的路往何處延伸，便一直有條不紊地朝前行走。

不僅如此，此夢境的穩定感和畫面的清晰程度甚至讓我懷疑，它是不是某部小說裏被我遺忘的場景（對我而言，閱讀小說的過程和觀看電影差別不大，場景一幕幕從我面前掠過，成為我的回憶）。前段時間我發現，一些事物隱匿在我的記憶深處，以至我以為自己遺忘了它們，但終於還是會以全新的形式在我眼前再現。那時我看着正聊天的兩人，視線落到大使身後的窗戶，發覺外面在下雨。我想：外面居然在下雨。後來，我重新閱讀前一段落，原來作者確實講過



秋的選擇

肖隆東

我用文字，辛勤耕耘着
生長的田地
垂首虔誠的向大地致敬
秋風告訴藍天白雲
這裏的每一寸土地都深藏着傳奇的故事

最先一片墜落的楓葉
喚醒了風
攜一縷淺淺的秋，輕輕的
在空中舞
未留下一絲枯榮的痕跡
但大地早已察覺

草木一秋，他總覺得
這是詩人歌者的悲號，其實
誰不是帶着一個美麗的傷口
來到這人世間？劇本
早已寫好，只等你上演
人生沒有地圖供你選

我在艱難險阻中跋涉遠方
不畏歷經時代賦予的坎坷
無懼渡盡命運洗練的劫數
只顧風雨兼程地向前
或許在某節點某秋色會讓我頓悟
成功與懷孕一樣，把答案交給時間

（作者筆名歐陽肅，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於《詩刊》、《中國當代優秀詩歌選》、《天津詩人》等文學期刊。）

那時正值雨夜。我以一種奇妙的方式重新領會了被我遺忘的事實。這樣的事情此後又發生了數次。如此說來，或許我真看過與夢類似的情節也說不定，只是故事的出處已無法考證。它來自我思想的遙遠一隅。我在無意識的狀態下穿過層層的蛛絲、河床淤泥和柳樹的根系，淌過沼澤地的泥水站在花樹下，終於接到了它的落葉。

我好奇夢究竟是什麼，它的力量從何來，又為何變化多端。我知道很多人和我一樣努力探求問題的答案，也知道我們可能永遠也不能得知結果，但我止不住地好奇。它給我帶來美好的回憶，我卻沒有回饋的辦法。它是個女神，拿走我的苦痛，溫情地安撫我，好讓我察覺不到她離去。我能做的就只有在供品台上

放蘋果，放雞肉，再全都自己吃掉以防便宜了霉菌。我的喜愛傳達不到夢的身旁，它無影無形，也不希求我的愛。它在人們腦海裏穿梭，出現又消失，反覆被遺忘、被領會。我無法感受它的喜樂，它可能甚至都沒有喜樂。我的這些關於夢的想法，它是否有途徑了解，我也無從得知。但我願意相信，假如我寫出來，某天它就能明白。

我喜歡你給我的場景，你很有天分，創造力豐富，舉止神秘亦有尺度。你窺探，呈現，幫助我，愛護我。這些場景，我希望你也喜歡，你也享受。願你擁有美好一天，晚間做個好夢。

（作者為澳門大學畢業生。）

©

痛

評鑑之痛



香港中文大學 潘銘基老師



韓愈說，為師要做到傳道、授業、解惑，這是唐代人的想法。在學校裏，究竟誰是當家作主的，是老師，還是學生呢？在大學裏，課程完結時會有一份名為教學問卷的材料，讓學生填寫，以評鑑課程和老師的表現。從正面來看，教師在收到評鑑結果後，便可以據以改善課程設計，以及自身教學的表現。有不足者便加以改進，止於至善，莫過於此。

檢討大學教員的表現有三大方向，一為教學，二為研究，三為服務。研究可以量化，服務也有清楚的指引。教學的依據是什麼呢？那便是教學問卷裏的兩道問題，一是對課程內容的滿意程度，二是對任課老師的滿意程度。

可以先撇開課程的滿意程度，畢竟這是針對事而不針對人。學生上課，抒發對課程設計、教學內容是否滿意的感受，十分合適，也無可厚非。但對任課老師的滿

意程度，便顯然是針對人而不是針對事了！

設計好課程內容，在教學時認真準備，教學時因材施教，在「課程內容」已經可以全面覆蓋了。老師本人要令到學生滿意，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那麼學生便是教師的老闆了！

於是，老師都不敢斥責學生。早上八點半的課堂，到來的學生往往未及半數，然後在往後的一小時裏，學生魚貫而至，好不熱鬧。按常理，面對如斯場景，老師當予以警告之詞。可惜的是，教學問卷還在學生手上，那道「對任課老師的滿意程度」的問題又顯然是對人不對事的，如此困境之下，絕大部分教師也只能忍氣吞聲，無可奈何。

多年前有一位台灣學者來訪，系裏安排了在我的八點半課堂讓他做演講。我心裏想，學生如潮水般前來，多麼失禮，也敗壞了香港的名聲。心生一計，求學說白了也只是求分數，於是安排了當天八點半來個小測，在九點才邀請該學者蒞臨。結果當然是美滿的，學生精神抖擻，準時入座，台灣學者深感香港學風醇正，學生準時上課，提問踴躍（當然也是事前已作安排的），甚感欣慰；卻不知他們只是為了應考而來。

視學生為顧客，或以之為老闆，冠冕堂皇來說，名之為「學生為本」。在教學之時，究竟是老師要為學生的好，然後制訂教學內容，還是跟學生詳加商議，從而調整教學方針。何者為是，言人人殊。老師不必高高在上，但學生也要尊師重道，免卻了為師的痛苦，學術才



可得以承傳下去。

隱隱痛

顯理中學 曾詠聰老師



醫生時常要病人形容痛感，若描述含糊不清，更會要求病人以程度區分，十分為滿分。這方法非常務實，讓抽象、難以比擬的主觀感受，鑲嵌在一把有刻度的量度尺上：十分要即時處理，七分就持觀望態度，兩分嗎？你就多等一會，外面還有一群六分的叫苦連天。還有就是責任問題，痛的程度由病人打分，醫生大可以安坐電腦椅，把頭枕在雙手上，指自己只是對症下藥，原來你能這麼忍受痛楚？

我真是佩服！

但一分的痛感，是否就不用即時處理，讓時間靜靜治理就好？若痛感一直蟄伏體內深處，偶爾爬出來刺一下，開懷大笑時又刺一下，提醒宿主，你是不應過於快樂。

去年送別一群畢業班同學，他們全修讀商科，語文

一環尤其羸弱，我拉牛上樹，才勉強讓他們完成一篇符合字數要求的作文。然而曾收到學生T一篇作文，真人真事，讓我動容，每每想起也隱隱作痛。題目是二〇二三年文憑試題目「一次令我百感交集的聚餐」。

內容憶述中四最後一天上課天，某同學宣布往海外升學，而身為班主任的我，允許他們到我新居天台燒烤，作為歡送。那天我們相約坑口，同學逐一現身在地鐵站，全員到齊後，我才道出其中一位同學需要居家隔離，T心裏已覺遺憾。買好食材到埗，我請他們先到室內休息，T自告奮勇，率先到天台張羅，安頓好再請我們上去。學生來來去去，開門關門。我們聊天、玩桌遊，沒有人發現T正默默烤肉，放在一邊讓我們隨時享用。文章裏有一支節，是他某次抬頭，竟發現天台剩下自己，所有人都不知所終。

活動後我送他們到巴士站，著學生回去後在群組「報平安」。學生魚貫上車，T坐在最後一排，看着同學一個接一個離座，直至將要退學那位也站起，彼此交換一句「下次見。」便下了車。餘下就只有自己。T回到家沒有在群組回覆，而是私訊班主任報到。我這才發現他的心意——希望聚會永不結束。

無數微小的痛充斥文章，沒有直接抒情，因為快樂下卑微的痛，已布滿全身，隱隱作痛。畢業那天，學生說起未來，T說：「我想往後再沒有這三年過得如此快樂。」又一次無聲的鼻酸。只是那時他不知道，留學他方的同學總在假期回來，而我千叮萬囑T要在公開試重

寫這題材，他突然亂寫一通，最後中文不合格收場，才讓為師感受到十級痛楚。

從痛到通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梁璇筠老師



在籃球場上，不小心「篤魚蛋」了。所謂「十指痛歸心」身體上一點銳痛，便如針行於血，頃刻周身不舒服。甲骨文的「痛」字，如病榻之上汗珠滾落之形，一人臥於床，痛得出汗，細看真的繪聲繪形。痛楚襲來，何曾容你只割捨那小小一塊？

然而，解痛之道，竟也深藏於這古老的筆畫之中。在痛裏頭的「甬」字——它本是青銅巨鐘的懸柄。試想像那洪鐘被撞響之時，聲波就經此「甬」柄傳導，方能沛然震動，聲浪如潮，充盈整個空間。那是一種貫通無礙的力量。

奇妙之處在於，「通」字：正是「辵」字以「行走」載着「甬」字而成。這便如同一艘輕靈的小舟，載着那根能傳導洪鐘巨響的柄，開始破浪前行。當「痛」的細針又

要鑽進生活裏的某個缺口，我們需要的，正是按下那個內在的「甬」之按鈕，啟動那尋求通達流轉的航行——舒筋活絡，通則不痛了。

至於精神上的痛苦，像偶然不小心接下那甬柄，魂魄之處那戚戚便瀾漫思緒，輾轉反側，有時更甚於肉體之苦楚。這時默想身心如一，同樣以「窮則變，變則通」的方法對應。海納百川才能讓心之小舟通行；甚至思考歷史貫通古今，從前人「痛苦」經驗中辨識路標。如活水，如行走，柳暗花明，不為一時一地之困境所滯。看開一點，以叩擊心靈的甬柄；繼續行走，才能驅動那載甬之舟的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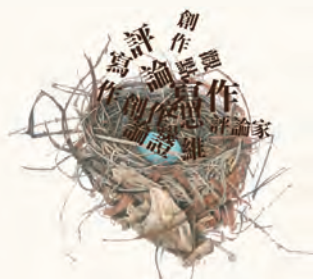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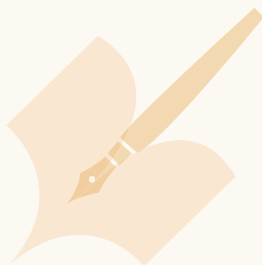
如此看來：痛是淤塞的泥沼，通則是載着鐘柄的小舟。按動那名為「甬」的按鈕，讓尋求通達的意志之舟啟程。無論身之淤塞，抑或心之鬱結，願以此「通」字為渡，輕舟雖時轉孤嶼，回看已過萬重山。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痛」。

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約八百字。截稿日期為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
mmeditor@mingpao.com，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偽人



香港中文大學 李穎樺



囊，便看見了痛。

痛，一直存在，只是我們擅於偽裝。

在某個夢裏，有一片海，我與身邊的人正欣賞着澄藍的海。然而，只有我看到深處的鯨魚正在下沉，我成為了偉大而孤獨的哀悼者。美將醜吞噬，書寫出動人的結局。而我，唯有將下沉的屍體封存在記憶裏，幻想着它會腐化、變形、重生。日復日，永遠在脫皮。直到某一天，剩下血淋淋的骨幹。那麼，有沒有人願意撫摸自己的血肉，下沉到深處，擁抱鯨魚？（我想答案是沒有的）

當村上春樹逆寫卡夫卡的故事時，

他將甲蟲變成了人，「全身骨頭都咯咯作響，肌肉被絞得緊緊的，內臟到處痙攣」。這樣想，人出生時是否因為身體的變異而哭嚎？又或者，人的皮囊是否因為遮擋血肉而存在，是畫皮？沒有皮

痛



香港浸會大學 翁明慧

夏日的梅雨季節總是潮濕而鬱熱，小雨淅淅瀝瀝地下着，太陽隱藏在遙遠的雲端靜謐地注視人間。一踏進器材室的門，巨大的衝力將我擊倒在地，粗糙的水泥地擦破了膝蓋，痛感從四肢流向神經末梢。視線霎那間變得灰暗，我被一張黑色的巨網籠罩着，帶着一股腐朽的臭抹布味道。「歡迎小傻瓜來到派對現場！嗚呼！……哈！嘗嘗我的無敵飛影腿！……」無數個拳頭和踢腿如雨點般落在背上，我被一群凶狠的蟻獸圍住，它們怒吼着撕扯我的皮肉。我踉蹌着想要起身，卻一次次被壓

這是屬於時代的痛。

我們只懂欣賞美好的皮囊，卻刻意遺忘深處的血肉，因為它醜陋。但請謹記，血肉是真實的，不管有沒有被遺忘。所以，當我們在街上看到血肉之軀的怪異，只因為他們沒有偽裝，將痛寫在臉上，是一種生而為人的勇氣。若可以，不妨擁抱他們。

「若你喜歡怪人，其實我很美。」

制着匍匐在地上，眼冒金星，它們將我踩在腳下彰顯自身地位的崇高。嬉笑怒罵聲化作一柄柄利刃，帶着冰冷的光影狠刺向我。在刀光劍影中我攔住車廂座椅的扶手，猛地驚醒過來，原來……是一場過去的夢。

車窗外摩天大樓高聳入雲，人頭在狹窄的街道中湧動，像一群穿梭在鋼鐵森林中的覓食築巢的螞蟥。從前凶猛的獸在怪獸大廈中消磨了一切銳氣。萬物各有其道，殊途同歸。當我冷眼輕視，想要殺死螞蟥的那一刻，便在過去殺死了自己。

我不願將靈魂禁錮在過去，不願將傷痕浸潤在潮濕的水氣中任由它腐爛流膿，我願在晨光熹微之時的山巔擁抱那個哭泣的孩子，帶着他奔向自由的遠方。太陽是墜落的夕陽也是東升的旭日，痛與樂是渾然一體的。痛苦存在於我的心靈中，將其化作對抗虛無的鎧甲。去吶喊，去燃燒，去做一切我想做的，不會再有什麼令我懼怕的了。我願在生命的長河裏，盡情享受痛苦與快樂交織的世界。

這樣想想也挺好

香港浸會大學 陳雨欣

火鍋沸騰冒起白霧，模糊了臉，迷離了眼，此時包



廂裏的年輕男女東倒西歪，一眾人並未飲酒，個個臉頰卻泛紅暈，儼然是飽食饜足的模樣。恍惚間，一碟烤翅被推至我的面前，其上厚重猩紅的辣椒粉，無不在向人警示它的危險。因為一時意氣且不願掃興，在眾人的簇擁吹捧下，我將烤翅送入口中。霎時，辣味如火迅速蔓延口腔，似有萬千刺在舌頭跳躍滾動，牙齒機械地咬合着，淨想着快速嚼碎嚥下，便能相安無事，豈料灼燒的痛楚侵襲喉嚨，單刀直入胃部，舌頭本能地迫切伸出，貪婪地汲取涼氣，痛感卻無法止息。額上的細珠，眼裏的淚光，劇烈的嗆咳，生理上傳來的強烈不適，讓我顧不得左右，抄起桌上的水直往嘴裏倒，然而，小水澆大火，舌頭的電流感亂竄、胃的灼燒感更添幾分。

「瞧，她最能吃辣了。」言畢，席間傳來一陣哄笑，聲之尖銳，刺穿耳膜，直直扎進心臟。環顧周圍，只見興奮發亮的眼神，毫不掩飾的戲謔笑容，以及悄然舉起、對着我的手機鏡頭……我徹底清醒：這並非嬉戲打鬧，是昔日好友精心設計的一場獻祭儀式，以我為祭物，以祭物之痛，供眾人之樂。舌尖的痛尚能緩，那直擊心靈的痛如何平息？回憶湧上心頭，種種細節交織浮現，餐桌上談論着唯我不知情的約定，插不上嘴的話題，一次次我恰好未能參加的集體旅行……我遲鈍地發現，自己竟以一人之力孤立了所有人，這樣想想，也挺好。



花香裏的故鄉

暨南大學 楊進



故鄉從校園裏白蘭花和梔子花的香味中醒來……重慶的大街總愛種上白蘭花的親戚——黃桷蘭，鄉下舅舅家院門口半人高的梔子是我的最愛。兩種花馥郁的氣味乘着熱浪，在時空中起伏飄蕩。

重慶記憶大多與姥姥有關，七歲前我們一起在故鄉生活。姥姥傳遞出的愛宛若這花香一般熱烈。她不識字卻記得所有晚輩的農曆生日並準時致電問候，她七十歲左右還能背着幼年時剛打完屁股針的我，從又高又窄的田埂上踱步回家。大家都說她有福氣，沒準能做百歲老人呢。

可是，她猝然長眠於九十歲的寒冬，那是我讀研的第一個學期末。得知噩耗時，我正準備上台做課堂展示。手指一邊哆哆嗦嗦地訂票，心中一邊暗想這是不是誤發的消息？又悔恨今早怎麼莫名拿出了一套黑白配色的衣服？如果不穿……但人終究要面對死亡。依照鄉村風俗和她的意願，我們舉行了土葬儀式，在做道場、披麻戴孝、放煙火、出殯、

圓墳等環節，我都流着淚反覆溫習她堅韌的品格：六旬北上務工，七旬、八旬兩度上手術台，中風偏癱後都能恢復自主行走，誓死不用拐杖。她彷彿那將根系鋪滿磚縫的黃桷蘭和插水就活的梔子花一樣。

廣州的暴雨又突然落下，雨水沖散了花香。我與故鄉的根也斷了。我想等下個晴天，來晾曬心底傷疤和不敢再看的老照片。

地錦漫高架有感（外一首）

李向陽

地錦漫高架有感

碧絡漫橋生，垂條拂笛鳴。

往還無所待，世態喜憂輕。

農業時境變遷有感

曦光乍碎冷霜裘，孰惹天公積恨愁。

六四交辭開歲計，三千數據料秋收。

鄉間菜圃成棚室，壟上農機代老牛。

乞叩甘霖毋貼地，玄機要術定神州。

（李向陽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中國古典文學專題研究：古典詩的韻律美學與寫作」課程學生。）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蕭文禧
裝幀設計 若 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 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 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 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 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陳 致、蔣述卓、蘇樹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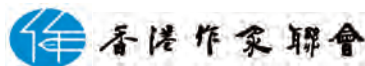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 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香港作家手跡

寓文於趣
動情以真
李天命

寓文於趣 動情以真

李天命

著名哲學家、作家、詩人

（明報月刊資料室）

今夕何年

—何佳霖—

她撫摸過荒原的肋骨
凹凸不平的是漂泊的痕跡
你自由了
像一場雨後
一枝掉下的楓葉被我拾起

因緣在暗處默默築巢
熟悉又陌生的鄉音
敘述重生
當月色來臨
一些情話
正掠過肉身至遠的芳菲
我說，我回來了

峽谷裏一泓清泉在排演愛情
河流爭先站起來
成為告白的懸崖
所有向下的水滴
碎成銀光
四目相對 今夕何年

(作者為香港詩人、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女作家協會會長。)



何佳霖《花語》 丙烯 60×80厘米 2024年

明月灣
總二十七期 二〇二五年七月

